

## 房产咋继承

□ 朱瑾洁

“

宝根对着买房人说：“俺不卖行不？”买房人说：“你不卖也得继承啊。”宝根恶狠狠地咬了咬牙，满脸迷惑地说：“可我咋继承啊……”

宝根赶到家的时候，他父母住的小区搬迁已接近尾声了。按说宝根添了孩子后，退了休的父母应该到省城来跟宝根一块住，帮忙带带孩子。但房子小，住不下。当初，也想买套大些的，可实在拿不出首付，就是买这套一居室的钱，也是攒了很多年，还包括女方家拿了一大部分，这成了宝根父母挥之不去的心结。

添了孙子，老婆子伺候完月子从省城回来，老头子高兴地对她：“喜事连连哩。”老婆子说：“拾个孙子看把你乐呵的。”老头子嘿嘿一笑：“不止这个，不止这个！”老婆子犯着糊涂地问：“不是这，是哪？”老头子有点神秘的把嘴凑近她：“咱这要拆迁了。”老婆子把眼一睁，显得十分惊讶：“真的，假的？我天天抱孙子有望了。”其实，老两口好长时间就合计了，也巴望着能把房子卖个好价钱，趁着还能动弹，帮着给孩子置套大的，老俩口偎着儿子过。

可就在他们快要拿到拆迁费，即将给儿子置套大房的节骨眼上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早上，老两口晨练正往大桥上小跑的当儿，一辆失控的大货车劈坡而降，两位老人猛地被撞进了运河里，没等捞上来，就已经没有入样了。

宝根料理完父母的后事，再也没有啥牵挂，就把房子卖了，那时，那片房子正私下流传着快要拆迁，没等他张贴广告，就有人来买房子。买房人的意思是，这片地势好，想

拆迁安置时要套房子。宝根看人家给的价格要比往常多出五六倍，自己也不打算再回来住，所以没打愣就把房子卖了。

没过半年，小区开始拆迁，那套房子当然也不例外。当时，也是买家首先提出来的，为了规避房屋买卖合同就齐了。

可没曾想，量完房子，在收缴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时，房产所的人看出了端倪，入户丈量房子时登记的是现住户，而房产证上写的是宝根父母的姓名，显然不一致，没法过户。工作人员讲的也比较明白，如果想过户的话，必须当事人拿着身份证当着工作人员的面签协议，按手印，上缴契税，才能过户。不过户的话，要房产证上写的人来。虽说买了房子，但无权办理手续，契税现在不办理也行，但在回迁房安置时一并扣除。

自己买的房子安置时不是自己的名字，何况如今最关键的得让房产证上的户主在现场，这家人没辙了。他们就和宝根联系，宝根和那家人急急忙忙赶往拆迁办。

工作人员问：“你是谁？”宝根说：“我是李槐仁的儿子。”工作人员说：“让你爸和妈来。”宝根说：“来不



了，我来还不行吗？”工作人员脸一擦，显得十分生气，说：“不行。切身利益的事，咋不能来？”宝根说：“死房产所的人看出了端倪，一丝慌乱，语气不像先前那样硬气了，迟疑一下说：“你们等会，我得请示一下领导。”说完就匆匆往外走，摔门而去了。

不大会儿，她就折回来，对宝根说：“现在性质变了，事关你父母遗产继承了。”买房的人沉不住气了，急说：“我买的房子，咋成遗产了？”工作人员显得很热心，把刚才紧绷的脸松了下来，工作人员问：“你父母留下遗嘱了吗？”“啥也没有。”“那得去继承公证。”

买房那人和宝根来到公证处，他们审了半天材料，问宝根：“你姊妹几个？”宝根说：“就我自己。”他们又问：“那你爷爷奶奶呢？”宝根说：“都死十几年了，要啥材料？”他们说：“如果没有

遗嘱，则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顺序来继承，其中第一顺位包括配偶、子女、父母，既然你爷爷奶奶去世了，我们还需要他们的死亡证明。”

宝根的爷爷奶奶在农村，宝根找到村长时，倒让村长为难了，现在兴火化证，没有死亡证明，所以村里只能情况说明。宝根拿着说明条交到公证处，公证员看了老半天，退给宝根说：“这个只是说明下情况，起不到证明作用。”宝根问：“那怎么办？”公证员说：“火化证。”等宝根心急火燎赶到县火化场，找了大半天没找到存根，无法补办火化证。

没有办法，只能回去，可当宝根推开那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，一股阴风扑面而来，宝根一个战栗，对着买房人说：“俺不卖行不？”买房人说：“你不卖也得继承啊。”宝根恶狠狠地咬了咬牙，满脸迷惑地说：“可我咋继承啊……”

终于，老五忍不住了，“啪”地一声摔下筷子，愤而起身揪住了那人的衣领，老四也放下筷子，慌乱地跟着站起来。六目相对的瞬间，三个人都呆愣在那里：那个乞讨的人竟然是老三！

## 都是兄弟啊

□ 李永芳

时间是上个世纪，古老的乡村，年迈的母亲借着黄昏微弱的光，在院子里捡着摘来的野菜。一个身影移进院子里，慢慢地遮住了老母亲的视线，就着昏暗的光，母亲隐约看见一个衣衫不整的人影，正静静地立在眼前。

老母亲无奈地叹口气，说道：去别人家要吧，我们家实在是没有可以吃的东西了。

那个影子纹丝不动，老母亲又叹了口气，继续翻捡着野菜，沉默笼罩在院子里。老母亲见那影子还站在原地，抬起头，硬着心肠说：去别处要吧，我实在是没有吃的可以给你呀。

那个身影抽动着，忽然发出了抑制很久的啜泣声，一声呼唤：妈，是我。

老母亲顷刻间呆住了，那分明是自己八个儿子中的老六啊，是那个在外地上医学院的儿子！可是，这个时节，他应该在学校里呀。那个年代，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有地方吃饭了。可是，儿子现在这么破衣烂衫地回家来，哪里有让他吃的饭呀。老母亲嚎啕大哭。

与此同时，老母亲的另两个儿子老四和老五正在一家食堂里。他们一个在省城做工、一个当兵，因为挂念家里的老母亲，相约一起踏上了返家的路。临近黄昏，他们回到了镇上，已经不是吃饭的时间了，也早就知道贫困的家里从不会有隔夜的粮食。于是在回家的途中，兄弟俩决定在一个食堂里吃饭。

那个年代不要说私营饭店，就是国营的食堂也少得可怜。那间灰旧的食堂里挤满了人。兄弟俩一个去买饭，一个忙着占位置。在这样的配合中，很快就买到了两碗面。兄弟俩低着头吃饭。就在他们刚刚咽下第一口面时，有一个人挪到了凳子旁边，对着桌子发出难听的声音。不用抬头兄弟俩也知道这是一个蹭饭的主，类似于乞丐。很多人在这样恶意的声音里，很难将饭吃下去，只好放下饭碗离去，而立在一边的人正好乘机去吃剩下的饭菜。这样的情形在那个年代，是常有的事。

兄弟俩无暇顾及，只是快速地吃饭，那个人也就不停地发出吐痰和吸鼻子的声音，一声比一声粗鲁。终于，老五忍不住了，“啪”地一声摔下筷子，愤而起身揪住了那人的衣领，老四也放下筷子，慌乱地跟着站起来。

六目相对的瞬间，三个人都呆愣在那里：那个乞讨的人竟然是老三！

最后，哥仨默默地坐在了一张桌上……

那天，兄弟八个聚齐了，在村子里照了一张合影。以后很多年里，每个人看着这张照片都能想起当年的岁月，想起那饥荒的岁月……

## “写作业去”

□ 绪飞

晚上，我看哥那样，一生气把他的课本给撕了，“叫你天天写作业，叫你除了写作业没别的事了，连玩也不让了，孩子连饭也不吃了，都是你惹的！明天不上学了，看还能活吧！”

晚上，我看哥那样，一生气把他的课本给撕了，“叫你天天写作业，叫你除了写作业没别的事了，连玩也不让了，孩子连饭也不吃了，都是你惹的！明天不上学了，看还能活吧！”我太缺少娘的远见。

这回娘竟然没发脾气，只是叹气。吃过饭，娘从邻居姐姐那里借来课本，点着煤油灯，陪着哥哥把一本语文课本完整誊抄完。第二天两个人的眼睛都肿了。

父亲常年生病，家里条件不好。我们村别人的孩子上完小学就算了，男孩子上到初中是最高学历。像我们家没有能力支撑兄妹六个全部上学。可是娘咬着牙说，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让你上。哥哥们全部高中毕业。等我考上学的时候，娘的身体已经很差了，而我非常想上学。娘没有能力挣来更多的钱，就去捡破烂，

靠拾荒供养了我最后三年的求学生涯。通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，饿了啃方便面，身体衰弱到极限。当我吃到“皇粮”的那一天，娘哭了，在村里散喜糖。兄妹中只有我坚持到了最后，成了娘的骄傲。

早年对娘的严厉不理解，长大后渐渐懂了娘的心。外公家原来很阔绰，上过私塾学校，土话说喝了一肚子墨水，到他八十五六岁时，还每天捧着纸张发黄的文言文书籍阅读。后来外公家境衰落，娘十三岁才上小学一年级，上了两年学，每一门功课都名列前茅。每晚临睡前，娘一定要把白天学到的字和算数在肚皮上画一遍，老师让娘跳级，娘高兴坏了，可这时外公叫娘回家照顾一群弟妹妹。

从那以后，上学成了娘的一块心病，在这件事上不能原谅外公。她憧憬着上学，对知识简直达到崇拜的程度。

母亲的“写作业去”变成了我们家的铁规，这句话催我们长大成人，叫我懂得了知识的宝贵。母亲的“写作业去”也教会我们兄妹更好地做人。



我们家要说有家规，便是四个字：“写作业去”。这是我和哥哥姐姐们从小到大的最多的4个字，每次听到便惶恐不安。本来玩得正欢，看到娘手里拿着随手捡来的小棍，我就赶紧走到屋里拿出作业本来，只要在写作业，娘再忙再累也不会打扰我们。

哥哥姐姐们也一样，上学时耳朵里塞满了“写作业去”，这4个字成了我们和娘的负累，因为贪图玩乐是每个孩子的天性。兄妹几个从小就为这4个字和娘斗智斗勇，那时我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，而娘

在我们的眼里则过于严厉。

我在还不能上学时就领教过娘对“写作业去”要求的严苛。大概四五岁时，长我十岁的哥哥上初中了，经常叫一群半大小子来家里玩，他们分享着一大箱子小人画书里刻画精美的人物、场景，描写引人入胜的故事。娘一遍遍催促“写作业去”，以前哥哥听到就像领圣旨一样，可那时他叛逆，偏不听娘的话。娘把装小人书的箱子拖到锅里，一本本往火里送，哥哥眼看着却不敢做出过激行为，只是疼得哭。晚饭也不吃了。